

我的抗日，从战场和死亡开始；我的记忆，以不屈和不挠开启。

抗日记忆

你戮杀、掳走我的兄弟，
我毅然潜进你的据点；

你有你的洋枪大炮，
我有我的六把飞刀；

你全城通缉我的现在，
我预见你覆灭的未来；

你从轻视、焦虑到恐惧，
我从无畏、无惧到无憾。

抗日，是注定高危的旅程，
途中少不了伤痛和死亡，
但，那又怎样？
哪怕遍体鳞伤，也决不投降。

我是中国军人，
我为光荣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代言。

果隶成 ★ 著

团结出版社

果隶成★著

抗日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日记忆 / 果隶成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26 - 1654 - 7

I. ①抗… II. ①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05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16

字 数: 377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1654 - 7/I. 765

定 价: 34.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第一章 困守

“六刀，你还有子弹没？”王二眼巴巴地瞅着我问道，满眼的期盼。我解下身上的子弹带扔给他。王二兴奋地接着，翻了一阵后又像泄了气的皮球般萎缩在那里，满脸的沮丧。看着他那副样子，我心底不由得有种施虐后的快感。“六刀！”“嗯？”“你说连长他们突围了没有？”，王二耷拉着脑袋问道。我想了想说，“恩，应该已经出去了吧，你没发现方圆几里地内除了咱们这里时不时响一阵子枪，其它地方基本上都没响动了嘛，说明连长他们已经走远了！”“那会不会是连长他们已经被“一锅烩”了？”王二担心地说道。我犹豫了，还真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那留下来吸引日军注意的这个排——现在只剩下六个人了，顶多算一个班，就是六连硕果仅存的种子了，或许等一会儿鬼子发动又一次进攻后，这最后的六个人也得‘魂兮归去’。我看了看赵小样，成仁，古子，麻花。几个人都在抓紧时间休息，我主动承担起观察哨的职责，不是我有多么高尚，而是我觉得可能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睡眠上——即使短暂的休息对我们这些已经在此地阻击日军三天三夜，而后又为掩护连队主力突围而在此吸引日军注意力一天一夜的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仍愿意睁着眼睛多看一会儿这满眼的疮痍，弹坑随处可见，尸体横七竖八地遍布四周。“王二！”“哦。”王二听到我说话，他抬起头来。我说：“你对连长要有信心，他一定是已经带着其他人突围出去了。”“噢。”王二用一个‘噢’字回应了我，我得看出他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但也没再多说什么，毕竟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更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安慰一下王二，顺便安慰一下自己。

我看了看阵地前那些日军尸体，对窝在一边的王二说：“你盯着点，我出去捡些枪支弹药去。”王二一惊，一把拉住我说：“六刀，你不要命了，咱们已经有五个人为了捡弹药送了命，日本人的狙击手说不定正等得心焦呢，你可别往枪口上送啊。”我拍拍他的手说：“没事的，你盯紧点。”王二还想再劝，我已经一翻滚出了战壕，疾跑十几米扑倒在地。在我倒地的一瞬间，一颗子弹擦着头皮飞过，随后听到‘噗’的子弹入土的声音。我天生对声音很敏感，在子弹飞来时就觉察到子弹在空气里划过的声响，重心前扑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了，生生捡条命回来。我趴在地上顺手拽过一具鬼子尸体挡住角度。狗日的日军狙击手想干掉我？成！先把这具尸体打烂再说。我推着尸体往前挪，碰见日军遗留下的枪支、子弹盒，就顺手收集起来，不一会收集了十几支三八大盖，我犹豫了一下挑了八把比较新的，用枪带捆起来。子弹盒倒是捡了不少，但里面的子弹都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索性把子弹全倒入我的黄背包里，这一看居然也有三四百发，这样分下来六个人每人也能分个六七十发子弹，不至于等着日军上来拼刺刀了。我把枪捆到日军的尸体腿部，把背包也绑在尸体上，然后钻入尸体底下驮着尸体往回爬。不时有子弹打在尸体上，我一步一步地往回爬，就当是有人在给我捶背。日本人是想让我发慌，然后不小心露出要害再一击致命。我偏不上当，驮着尸体就当猪八戒背媳妇。日本人不再对着尸体背部开枪了，开始有子弹打在我的腿侧，甚至有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裤腿擦着皮过去，我只觉得腿上被蹭得火辣辣的，但依然不敢慌乱，保持着姿势一步步挪到战壕边，带着日军的尸体翻进战壕。王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半天才说道：“这样也行?!”我反问他，“为什么不行?”王二搔搔头，说：“好像可以噢，只是觉得让日本人的尸体压在自己背上始终觉得心里别扭得慌。”我笑笑也不再说什么。

刚才的枪声早已经把赵小样他们惊醒了，起先他们还以为日军的新一轮进攻开始了，等到发现是我跑出去捡弹药了，又一个个大气不敢出地替我捏把汗。现在见我安全返回，一个个凑上来搭话。赵小样抄起一把三八大盖说，“六刀，这日本人的枪咱以前没用过啊，也不知道用的惯不。”我不以为然地说，“好不好用总比没了子弹的烧火棍强吧!”其实三八大盖和中正式步枪都是在毛瑟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所以两者的使用方法基本一样，只是三八大盖枪身要长一些，所以赵小样怕拿在手里不称手。不过现

在这情况有枪有弹就很不错了，哪有资格挑啊。听我这么一说，赵小样搔搔脑袋嘟囔道：“也是啊！”麻花，古子，成仁——点头。也不知道他成仁老爹怎么想的，给他起这么个名字，这不是咒他吗？三个人也七手八脚地挑了杆枪，又抓起一把子弹揣在兜里。麻花犹豫了一下说，“六刀，连长他们估计已经走远了，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和日本人耗啊？”“嗯！”我哼了一声，麻花知趣地不再言语，古子和成仁本想说话见状也不吭声了。我不叫六刀，那是这群兔崽子给我起的外号。本人大名刘岛，民国九年生于陕西三原，和党国元老于右任是同乡，不过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是他们的头，别误会，我不带‘长’，只是因为带‘长’的要么已经突围走了，要么在之前的战斗中见国父去了。剩下的六个人里我资格最老，在这个大家心里都茫然的时刻我成了众人的主心骨。

见气氛有些压抑，我刚想开口缓解一下，一张嘴却喊道：“炮袭，卧倒！”话没说完我已经扑倒在地，其他几人只比我慢了一秒，纷纷伏地将头用手护住。炮弹带着啸声落在阵地上，弹片裹着腾空而起的烟火土屑四散飞射，起先是一两发，紧接着如同雹子般劈头盖脸砸下来。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一块弹片“嗖”地蹦在我的小腿上，我抽搐了一下，没敢动。炮击持续了近十分钟才停止。炮声刚一停，不等我喊，众人纷纷起身扑到战位上。我们的阵地是一条河边的一处坡地上，现在已经被压缩到长五十米宽二十米的范围内。开始我还奇怪日本人为什么不从别处过河，然后从我们后面夹攻。后来明白了，不是日本人不想，而是过河容易，架一座浮桥即可，但是要从河对岸发起进攻就得找船，一时半会儿弄不到足够的船，加上日本人也沒把我们这里的部队当回事，所以就出现了我们背靠大河和日本人周旋的局面。迟迟拔不下这颗钉子，估计日本人的死脑筋又犯了，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了。不过长时间的反复拉锯让我们现在就剩下这六个人了，这一次鬼子攻上来，还能活下来几个谁也不知道。

看鬼子靠近到两百多米，我冷哼道：“拿指挥刀的鬼子军官！准备！”等王二人依次喊道出‘瞄准了’，我喊道：“放！”六杆枪口同时喷出火焰，鬼子军官应声倒地。可能有人问，不是要把鬼子放近了再打吗？嘿嘿，那是为了不至于浪费子弹，想着靠得近了打得准些，并发挥火力齐射的心理威慑作用。可你想过没有，鬼子靠得近了意味着他们冲到战壕跟前的时间越短，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能放几枪？而且鬼子并不是一听见枪响

就转头往回跑，如果谁认为鬼子是那副德行，那估计他从来没和鬼子对过阵。我们现在只剩六个人，齐射不齐射区别不大，索性远远地就开始对鬼子军曹，士官，小队长等进行集火射击，六杆枪同时瞄准一个目标一起开火，何况大家在这里打了这么长时间，新兵也都变成老兵了，枪法再差也打磨得差不多了，如果这样还打不中，那只能说那个鬼子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个鬼子有这个狗屎运。

第二章 逃生

我们的率先开枪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一个个趴在地上，在一阵‘杀鸡给给’声中开枪射击，子弹“嗖嗖”地飞过来。幸好我们缩得快，猫在战壕里不露头。鬼子打了半天，见我们这边没有动静，也渐渐消停下来。随后再次爬起来往前推进，我冲其他人努努嘴，率先换个位置做好准备。随着我一声“准备”，大家一起冒头瞄准，在一霎那间我选中了目标，大吼道：“打那个胖军曹！”也亏了我和他们整天朝夕相处，我一张嘴他们立即就反应出目标是哪个，这次大家不再等我号令，瞄准就打，打完就缩回来。在我缩回脑袋的一霎那，用余光看见那个胖军曹不甘心地慢慢瘫软下去。我却是一身冷汗，因为我看见胖军曹倒下的同时远处一点白光闪了一下，紧接着一颗子弹就擦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我伸手一抹，满手的血，火辣辣地疼。刚才如果脑袋缩得慢点儿，现在我就是一具尸体了，这让我不得不寒心。

乘着这个机会，鬼子迅速推进到一百米开外，开始了“野猪冲锋”（又叫万岁冲锋，在日俄战争期间被日军采用并大获成功。向前伸出的刺刀就像野猪的獠牙，没有队形没有躲避只有不管不顾地疯狂冲击，以期用气势压垮敌人，并迅速抵近对方展开白刃肉搏。）听着日军的逼近，我大吼道：“把那几个汽油桶扔出去！”那是我们六连奉命在此阻击日军时问团里要的，想着最后时刻与敌俱焚。王二和麻花，古子，成仁从土坑里拽出那几个汽油桶，乘着子弹变稀的当儿从战壕前沿掀了出去，汽油桶晃晃荡荡往下滚去，立刻就被鬼子的狙击手注意到，“嘭嘭嘭”地几声将油桶打穿，一两秒后发出“轰隆”的爆炸声，油火四溅，阵地前沿立刻变成了一

片火海。

鬼子及时主动打爆了汽油桶，避免了汽油桶滚入他们的冲锋线后被我打爆而造成他们大量的人员损失。不过这样一来，鬼子这次的进攻也就泡了汤，现在阵地前沿是一片火海，他们总不能从火海里往过趟吧。在那边候着也不是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谁都懂。果然日本人很快退下去了。

日本人退了，王二他们都松了口气。我的心却提了起来，这次靠这几个汽油桶挡住了日本人，而且在他们冲锋前干掉了两个鬼子军官，算是瓦解了鬼子的攻势，下次该怎么办？或许真的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转头打量这条曲折的战壕，敌我双方的尸体东倒西歪的随处可见。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具伪军尸体上。思忖片刻，我对王二他们说，“把伪军尸体上的衣服扒下来换上，换下来的衣服套到尸体身上。”王二，麻花，小样他们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搞不清我是什么意思。我深吸一口气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在这里等死了！想办法逃出去。”

几个人都没说话，不过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都很激动，毕竟困守此地绝无生还的可能，现在准备逃出去，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毕竟有了希望。不怕死不代表不想活！

大家纷纷寻找和自己体型差不多的伪军尸体。我先给自己处理了刚才炮弹碎片在腿上造成的伤口，这才把衣服褪下来调换。不一会儿全部换装完毕。我一拍头，懊悔道：“刚才真应该留下一桶汽油。”古子讪讪地回应我道：“这里还有一桶。”我一愣，问他：“刚才不是全扔出去了吗？怎么还有？”古子脸红了。成仁“嘿嘿”笑了一声说：“刚才扔最后一桶时，子弹太密，古子手一哆嗦油桶掉在战壕里了。”我不禁哈哈大笑，说古子啊古子，幸亏你手抽了那么一下筋，要不然我这招李代桃僵恐怕就得功亏一篑了。听我这么一说，古子脸上的神色恢复了不少。我吩咐众人把汽油洒在战壕里，在那几具被换上国军衣服的伪军尸体上也洒上一些，尤其是上半身和面部。然后吩咐众人离开战壕往前面火场跟前爬过去，头冲着战壕做出一副冲锋时被打死的样子，到了这份上，大家都知道我要干什么了。王二担心地问道：“万一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等死！”我说道。“你必须认为你已经死了，哪怕被人踩到身上也不能动，因为你是死人。”王二嘟囔道：“你这不是在赌命吗？”“是啊，要不你留在战壕里替我们打掩护？！”王二不吭声了。赵小样冷不丁问道：“那鬼子会不会把我们的尸体

给埋了？”我乐了，对他说：“除非你穿着鬼子的衣服，那他们有可能给你火化了，不过你穿的是伪军的衣服，所以如果周围的老百姓不替你收尸，你就只好在这里腐烂发臭了。”“噢，那就好，那就好！”赵小样满意的自言自语，仿佛能在此地自由地腐烂掉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一样。

战壕被点燃了，在我的有意计划下，渐渐和前面的火场连成了一片，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个别区域没有被大火烧到，那当然就是我们这几具皇伪军的‘尸体’所在啦。

大火仅仅烧了半个小时就渐渐熄灭了，日军在此发动了进攻。这一次日军没有进行炮击，而是把伪军再次驱使到了前面挡枪子儿。一众伪军战战兢兢向前推进，一名伪军一紧张走了火，吓得全部都趴倒在地，过了半天却发现毫无动静，这才狐疑地爬起来继续前进。等推进到冲锋距离时，伪军带队军官一咬牙，赶着伪军士兵猛冲过去。本以为会枪声四起，结果让日本人大跌眼镜，伪军居然一下子冲进了对方的防线。不一会儿伪军军官打着手势告诉日本人，阵地已经拿下，重庆军队已经全部消灭了。

一个大佐模样的日本人对身旁的翻译说：“章君，你去问问佟信渊，敌人一共有多少？”姓章的翻译官点头哈腰地说：“嗨，井上太君。”旋即转身向山坡上跑去。

我和王二他们就趴在那里，像是睡着了。说实话我们是真困啊，但没人敢睡过去，怕万一打鼾给暴露了，不但自己没命还连累弟兄们。

姓章的翻译官跑到佟信渊跟前，两人交谈几句后，章翻译官转身返回。不一会儿，井上大佐命人打出旗号让佟信渊打扫战场，将日军的尸体全部带回。佟信渊有心将伪军的遗体一并带回，可是手下的人都被安排搬运日军尸体了，实在是有心无力，也就只好作罢。任由这些伪军的尸体暴尸荒野。半个小时后，日军和伪军开始撤离，不一会儿，几天来一直枪炮隆隆的地方恢复了荒郊野外的冷清凄凉，只有遗留下来的伪军和国军尸体提醒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血战。

等周围彻底安静下来了，趴在我旁边的王二刚想起身被我一把拉住。我小声对他们说：“别急，再等等，日本人可能留有狙击手。”大家都不敢动，又过了将近半小时，我听到有轻微的脚步在远处移动，渐行渐远，最后消失了。我对王二说：“现在可以了，”大家纷纷爬起来，我看看自己，再看看他们说：“这衣服咱们先别脱了，先用这身皮去换点给养，然后再想办法和部队会合吧。众人点头同意。

第三章 章家

我带着王二等人沿着连长他们突围的方向一路迅速脱离。当我们走到离阵地八里地的地方时，见到了我们最不想看见的一幕。跟随连长突围的大部分人都静静地躺在这里，已经牺牲多时了。很明显他们突围后又遇上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寡不敌众下大部分壮烈牺牲了。不过我倒没发现连长的尸体，这让我心安了不少，我们在阵地上坚持了那么久总算有些价值。我稳稳心神，扭头看见他们几个茫然无措的样子，心里对自己说，你可千万别泄气，要不然准得散伙各自逃命。我清了一下嗓子对大家说：“大家别难过，毕竟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在，六连就还在，我们就是六连的希望。而且你们也看到了，连长没有倒在这儿，说明他已经带部分人突围出去了，估计已经出了鬼子的控制区了。”众人默然。我还想说几句提精神的话，嘴巴张了张又放弃了。沉默一会，我走到一具同僚遗体边，从他身上捡起一把残缺的步枪，拉开枪栓看看，还好，里面还有子弹。王二，赵小样，麻花，成仁，古子见状纷纷四处寻找尚能使用的武器。刚才伪军清理战场的时候，把我们的武器一并拿走了，所以六个人现在是两手空空，能在这里挑拣点儿有用的破烂就很满足了，好点儿的是没有了，否则早让鬼子收了去武装自己的炮灰去了。能用的枪不多，而且大多缺零少件的，刺刀倒不少，不过都插在同僚的尸体上，想要的话得自己去拔。

麻花突然惊呼一声，原来他瞅见一把刺刀还算完整，过去拔的时候尸体突然睁开眼呻吟了一声，骇的他往后一跳。我和王二忙冲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三排的蔡疙瘩，却见刺刀深深地扎在他的腹部，耽搁了这么久估计是没得救了，能撑着活到现在也算是个奇迹。我们这个国度盛产奇迹，不是吗？我扶着蔡疙瘩问他，“连长是不是带部分人冲出去了？”见到是我

们，小蔡挣扎着说：“连长和报……务……务员赵……赵大样，警卫员毛……毛羽……和十几个伤员被日……日本人抓走了，你们如果能逃出去，记得想办……办法救他们，如果有机会，记得……回来替弟……兄们……”我正琢磨怎么没了下文呢，王二碰碰我，冒出一句甘肃腔，“死球咧！”我一愣，仔细一看，果然。蔡疙瘩睁着俩眼看着我，但眼里明显已经没了光泽。我放下小蔡，对大家说道：“捡几件称手的家伙，我们马上走，先往南，找个地方落脚，再想办法找部队。”在一边一直沉默的赵小样突然说道：“六刀，我不往南去找部队了，我得去救大样！”“嗯？”我一愣，迟疑地问，“大样是你哥啊？”“嗯！”赵小样承认到。“啊？真是啊，长的不像啊。”我诧异道，“以前觉得你俩的名字很有特点，像兄弟俩，问你们，还不承认。”赵小样沉默半晌说，“大样自己偷偷报名当了兵，我妈知道后就让我跟着来了，说打仗亲兄弟，兄弟俩一起好有个照应。见我也跑来吃兵粮家里没人照顾，大样生气了，一直不和我说话。本来这次留下吸引日本人注意力的任务，大样想替我，被我拒绝了。没想到他却出事了。”小样和王二平素关系很好，这时见小样要去救他哥哥，犹豫了一下，对我说：“要不我也留下，也好帮把手。”我看看麻花，古子，成仁，三个人不置可否摊摊手，无所谓。反正找部队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拍拍小样的肩膀说：“大家出生入死这么久，咋都得死到一块，既然你要去救大样，我们陪着你就是了。”小样有些感动，嘴唇喏喏想说话，我摆摆手，说：“大家动作快些，我们往北去柳树镇。”

我们迅速离开了那里。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安葬那些弟兄的遗体？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虽然这里现在风平浪静，指不定下一分钟就会出现大量的鬼子，毕竟这是在敌占区，况且现在汉奸那么多。

往北十公里是一个小镇子名叫柳树镇，一年前我们曾经在那里驻扎过，不过那时这一区域还在国府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沦为汪伪的统治下。镇子上有一章姓大户，我打算带他们几个去那里“打打秋风”，反正我对这些大户没什么好感。况且我们现在身穿伪军军服，章老太爷也只能把账算到汪精卫头上，我心里恶毒地想。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镇子上。镇子不大，东西长五百多米，只有一条主街，街道上店铺林立，倒也算繁华，并没有因为周围的战事而破败，反而越显兴旺，尤其是镇口的几家酒肆和青楼。也是！周围打仗，当兵的就多。伪军可没资格享受日本人搜罗来的慰安妇，战之余就

只能到酒楼喝喝酒，赌两个钱，如果钱够的话到青楼找个姐儿乐呵乐呵也是常有的事。街道两侧有四五条巷子，进去就是镇上百姓的民居，章家的宅院就在其中一条巷子里。

我带着几个人，脚不停步直奔章家。门口有个佣人看我们一行人来势汹汹，愣了片刻反应过来，窜进院子去报信。没等他说话，麻花“噌”地跟上去，抬手就把他打昏过去。一回头，见正在院子里忙的几个丫环吓得张大嘴巴不敢吭声。我和其他人走进去，看看昏死在地上的佣人，摆出一副大爷谱，嚷嚷道“家里主事的人出来！”，从里屋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旁边一个小姑娘搀着，颤巍巍地说道：“各位长官光临寒舍不知有何吩咐啊？”我斜睨了他一眼说：“上峰有令，十里八乡的乡绅大户要踊跃协饷，为政府分忧。怎么样，章老爷，你打算捐多少啊？”老头狐疑地盯着我，问道：“不知道各位长官是哪部分的，小犬不才，却也在皇军手下谋了个翻译官的差事。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协饷之事啊？”说到他儿子给日本人当翻译时，老头的腰板明显挺了挺。我靠！本来我对干这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心里还稍有不安，现在听说他有个汉奸儿子，得，心底下那一点点内疚消失得无影无踪。对着老头我嘿嘿一笑，说了一句，“你说的对，确实没有协饷这回事，其实就是弟兄们手头紧，找你借两个钱花花，要不然哪一天在战场上弟兄们肚子没食，眼一花枪口瞄到你儿子脑袋上可就不好了，你说呢？”我的话说完，老头不禁打了个寒颤。盯着我半天不说话，我颇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权衡，“别动心思了，横竖我们要在你这里借宿几天，你要想偷偷通知你那个狗屁儿子，就赶紧派人去。不过，我们几个人如果有个闪失，肯定会先送你一家老小去西天成佛！”

正在这时，听见有人喊，“出来个人接一下少爷我，他妈的，净知道偷懒。门口的瞭门都跑到哪里去了？”看到老头先是一喜接着又露出焦急的神色，我马上反应过来是哪位大爷来了。

第四章 章况

看起来章老爷的这个儿子今天心情颇为不错。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买得可真不少。从门口就只见趾高气昂走进来一个留着油光发型脸色红润的年轻人，一进来见到院子里站着几个衣衫褴褛的伪军，地上还躺着个家仆，周围的佣人和章老太爷噤若寒蝉地呆在那，下意识地就往后挪，刚退了一步就觉得腰上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给定住了。年轻人一惊，不敢乱动，开口问道：“在下章况，似乎和各位好汉素无过节，如果那里冒犯了，还请明言。”“噢，你没看见我们是皇协军吗，怎么管我们叫好汉呢，眼睛瞎了?!”我故意挑衅。“额，这个，源城驻扎的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郝梦来和我是拜把子的兄弟，这一带是他的辖区，他的手下还不敢这么到我家来闹，所以各位只能是绿林道上的朋友了，看样子是手里吃紧，过来打打草谷罢了。”年轻人说话间已然恢复了镇静。

我忽然觉得他很眼熟，似乎在那见过他，于是使劲想，王二凑过来在我耳边嘀咕道：“他好像就是今天上午站在日本大佐旁边的那个翻译官。”我一拍脑袋，对，就是他，我看了看王二，还别说，这小子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是这股子机灵劲儿我都不及。既然被人家揭穿了，索性就不再装神弄鬼了，忒费劲。我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哈欠，对这个章况说：“姓狂的，既……”章况打断我，“对不起，我姓章。”说得那个认真劲，好像担心他爹误会他是别人的种似的。我有点不高兴，使个眼色，麻花手里的刺刀调过头来用刀把冲着他的腰眼就是一下。章况登时跟龙虾似的弯下腰去，章老太爷急得连连摆手，“诸位息怒，息怒啊，有话慢慢讲，我们协饷就是啦，千万不要动手啊!”还没等我应声呢，那只龙虾又硬撑着直起了腰，瞪着我哼了一声，麻花抬手准备再来一下，被我摆手制止了。我对章况

说：“你呀，心里别不美，本来是打算在这儿搞点吃的喝的再弄些盘缠，没成想章老太爷还有你这么个翻译官儿子，现在我改主意了，我们打算在你家住上几天，管吃管喝就成，你呢帮我们打听点儿事，事情完了我们就走，你看咋样？”“什么事情？”章况警惕地问道。“前两天日本人抓了批俘虏，你帮我们打听一下就成。”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章况狐疑地看了我和王二他们一眼，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打听这些干什么？”我呵呵一笑，道：“鬼子抓走的人里有我们当家的老相识，这事我们得管！至于我们的具体来路，你知道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顿了一顿，又道：“最近我们就待在你家里，你如果想跑到日本人那里求救，或是找你的把兄弟帮忙都可以，不过你得做好替你全家收尸的准备。”

章况半天不吭声，过了一会说：“既然各位都是道上跑的，那不知道有桩买卖接不接，如果各位接，等于是帮我的忙，那诸位的事情我义不容辞，如果各位爷不敢接这茬，那对不起，我送各位大洋五百，各位请便。就算今天各位在这里大开杀戒，鸡犬不留也没关系。”我愣没闹明白这个狂人章怎么突然就雄起了。我恶狠狠的地威胁：“你不怕我杀了你全家？”狂人章撇撇嘴，“你不会的，既然你们的目的是救人，那就得在这里猫起来，要不然暴露了还怎么救人？”我一时语塞，一不留神落了话柄在这小子手里，现在居然和我做起交易来了。

我哼了一声说道：“什么买卖，说来听听吧。”狂人章得意地笑了，瞅见他那副德行我当时恨不得上去把他的脸揍成面包。“嗯，是这样，有人出钱一千块大洋买源城日本宪兵队的桥本黑郎脑袋，怎么样，敢不敢，干不干？”这狗日的先问敢不敢又问干不干，明显的先激将再给你铺好台阶。妈的，这怂该不是想一石二鸟吧，把我们当枪使，完后再把我们卖给日本人。嘿嘿，当我是傻子是吧，回头你就知道你才傻呢！我心里阵阵冷笑。我说：“源城宪兵队是吧？你觉得我们能摸进去吗？搞不好才到源城就让日本人给盯上了。”章况很自恋地弄弄自己的头发说道：“我会安排你们到源城吴府当护院，不过你们不能见人，等做了活立刻离开，省的牵连吴家。”

我一想，待在源城打听起消息来肯定比在这个小镇子上要容易些，而且我本也打算在这里搞些给养，然后混进源城去打听连长他们的消息，现在有这么个混进源城的机会，那还等什么。即使这小子有什么花花肠子，到时也由不了他。如果狂人章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估计他会对和我做交易

悔青肠子去。多少年以后，我问起狂人章当时他是不是打算给我们设连环局，狂人章死不承认，不过看他眼神躲躲闪闪，明显的心虚。

“成！”我对狂人章说。章况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得意，我看在眼里，心里骂道：“有你哭的时候。”眼睛瞄见他手里提的吃食，招呼一声，“弟兄们，章爷现在就是咱的主顾了，提着这么些酒水来犒劳大家，接一下啊，不能老让东家费那劲啊。”麻花“噌”地从章公子手里拿过烧鸡和点心，嬉皮笑脸地说谢了。章况面无表情地任由他把东西接过去，我突然间觉得哪里有些不妥，但又说不上来。

章况松松衣领，好像刚才紧张得出了很多汗。我眼睛刚往一边移开，眼角就瞥见狂人章手里多了一把小手枪，没等我作出反应，麻花的脑袋已经被人家用枪顶上了。

我松开已经握住的手术刀，冷冷地问道：“章公子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打算料理了完事啊？”狂人章得意地笑了起来，半晌后拿开顶在麻花脑袋上的枪说：“既然是合作，当然双方的地位要对等，刚才我被这位兄弟用刀顶着，虽然大家准备合作，但我总归有些被动，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有反抗的能力，你们不要以为可以随意摆弄我。哈哈。”

我笑了笑，对章况说道：“章公子的衣服开线了，我帮你把线头去掉吧。”狂人章一愣，我抬手抛出了我的手术刀。

第五章 飞刀

有人可能会奇怪我怎么会扔出一把手术刀呢？这就得再扯点我以前的事了。前面说过我是关中三原人，那里武风盛行，我父亲也不能免俗。不知从那里学了一套枪法，自打我有记忆起，就见他一有空闲就抡着杆大铁枪在院子里耍弄，时不时还整一堆精钢铁钉把好好的一面土墙当靶子钉得是满目疮痍。有次他颇为自得地对我说他也算刀枪双绝，作为一个刀客很不错了。我不以为然地给他泼冷水说，你怎么算刀客？你又抡大枪又扔铁钉的，那点能和刀扯上啊？所以你只能算是一个枪客或是钉客。再说现在人家都用枪了，不过不是这种枪。老爷子一听，顿时暴怒，抡起大枪把我一顿狠揍。之后让我必须每天跟他挺着大铁枪练上一小时，另外还得扔半小时钉子。从此，我开始为一时的嘴上痛快，付出长达五年每天近两小时的自由时光，那一年我十三岁。

直到十八岁赴上海国立医科大学求学，这才不用再被老爷子逼着练他那不知从哪学来的长矛加铁钉（一支铁杆前面加个尖头怎么能叫枪呢？能发射子弹的才叫枪嘛）。不过五年被逼出来的习惯乍一停下，还真不适应。最后干脆每天晚上跑到酒吧和人赌飞镖，结果赢了不少钱。于是我干脆就把这当成了勤工俭学。酒吧老板倒也乐意有这么一个噱头帮他招揽顾客，双方相得益彰。这样枪术被我荒废了一年多，但飞镖技术却日益精进，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对青年男女。

那天晚上在酒馆连赢七人后，我正得意洋洋地坐到一边拿起老板送的红酒品尝。一对青年男女走了过来。男的彬彬有礼地对我一欠身说：“你好！”或许是被他的风度翩翩所影响，我不由得挺了挺腰板，尽量正襟危坐，“你好！”我回答道。“在下吉野上俊，请多关照。”噢，日本人?! 这